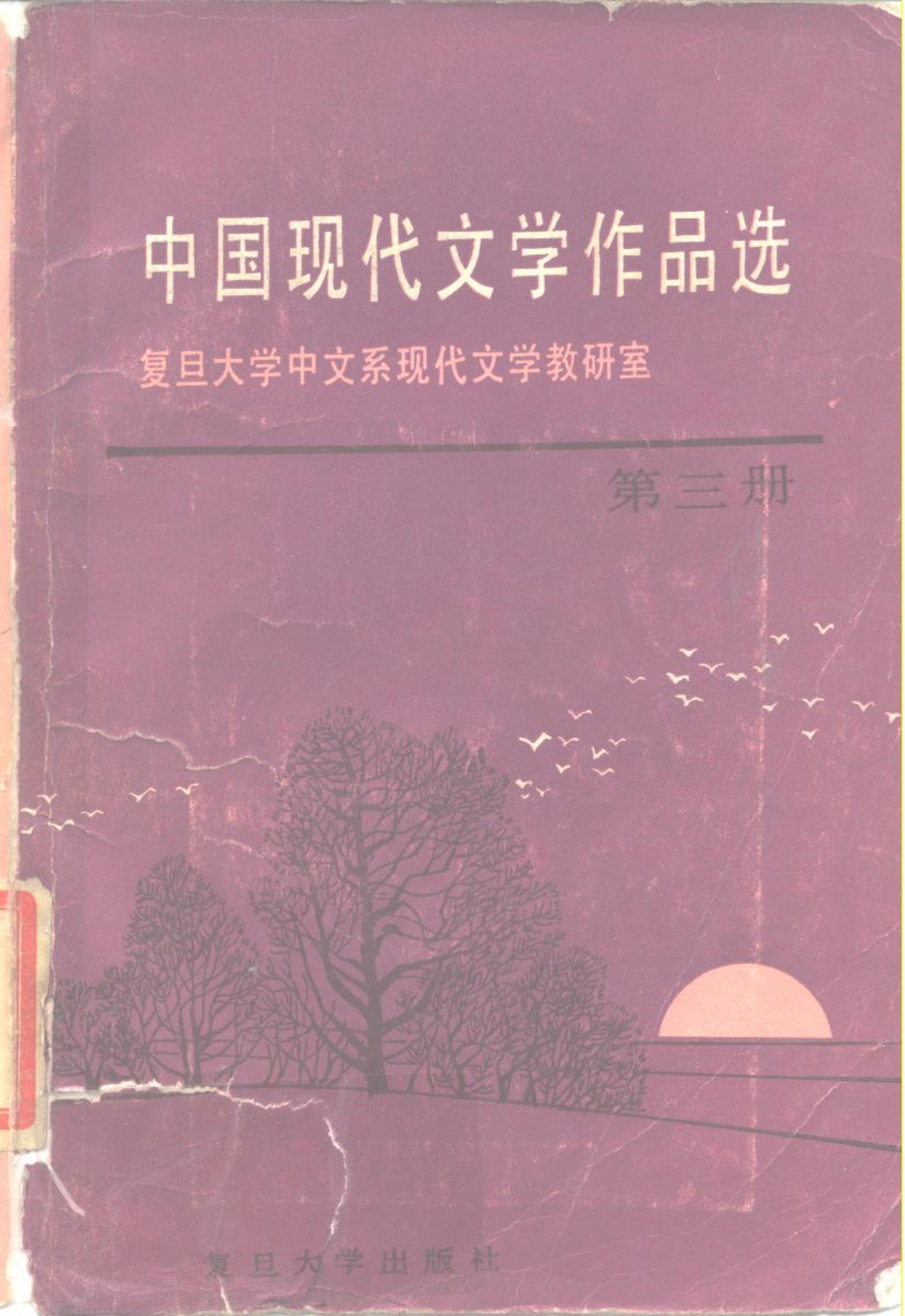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第三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册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 字数 449 千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统一书号: 10253·029 定价: 3.15 元

编 选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础课程。为了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教材。它也可作为专科学校、业余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教材、并可供中学教师、文学爱好者使用。

本书选取“五四”到建国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八十位有影响的作家的部分代表作品，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不同艺术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杂文、通讯、报告文学、童话、历史故事新编、序言等作品，共二百二十余篇，约一百四十万字（包括评介文字），分四册出版。

因受篇幅限制，本书除收入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个别中篇外，入选作品均为短篇。对创作风格有明显变化的作家，或选取其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或选取其主要创作活动时期的代表作品，酌情而定。

本书所收作品，基本上以初次发表、初版本、或较好版本的印文为准。

考虑到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方便起见，本书以作家为单位，前加简短评介文字，阐述作家生平、创作概况、艺术风格，并对入选作品作简要分析。

本书在系教研室主任贾植芳先生指导下进行编选、评介。

负责编选工作的有：邓逸群、张德明、沈如松。

参加作家作品评介工作的有：王锦园、陈思和、张德明、沈如松、沈永葆、唐金海、苏兴良、王继权、鄂基瑞、邓逸群；负责审阅评介文稿的有：邓逸群、鄂基瑞、王继权、张德明。

在编选过程中，校内外专家曾对本书选题提出宝贵意见，给予热情的关心与支持；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的有关同志，在提供资料、复印书稿等方面，给予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人力有限，资料欠缺，本选集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

1984. 6.

目 录

编选说明.....	(1)
丁 玲.....	(1)
莎菲女士的日记	(5)
水	(43)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77)
我在霞村的时候	(87)
沈从文.....	(106)
箫萧	(110)
牛	(125)
生	(140)
桃源与沅州	(146)
夏 丏 尊.....	(153)
猫	(156)
命相家	(163)
丰子恺.....	(167)
梦痕	(170)
学画回忆	(175)
梁遇春.....	(182)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185)
黑暗	(190)
张天翼.....	(195)
包氏父子	(198)

	华威先生	(236)
艾 芜	(244)	
	人生哲学的一课	(247)
	山峡中	(264)
沙 汀	(280)	
	兽道	(283)
	在其香居茶馆里	(292)
芦 焚	(307)	
	谷	(310)
	期待	(337)
戴望舒	(345)	
	我的记忆	(349)
	雨巷	(351)
	狱中题壁	(353)
	我用残损的手掌	(354)
蒲 风	(356)	
	扑灯蛾	(359)
	茫茫夜	(361)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368)
冯雪峰	(370)	
	简论市侩主义	(374)
	一个人被抛进河里去	(379)
夏 衍	(381)	
	包身工	(385)
	别桂林	(398)
	宿草颂	(403)
陈学昭	(405)	
	北海浴日	(408)
	过同蒲路	(411)

欧阳山	(415)
七年忌	(418)
黑女儿和他的牛	(431)
胡 风	(443)
儿时的湖山	(446)
野火	(448)
同志——新女性礼赞	(450)
聂绀弩	(454)
怀南京	(457)
怎样做母亲	(465)
臧克家	(476)
老马	(480)
罪恶的黑手	(481)
生命的零度	(488)
有的人	(492)
艾 青	(494)
透明的夜	(497)
大堰河——我的保姆	(501)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506)
老人	(510)
吴组缃	(511)
官官的补品	(514)
一千八百担	(529)

丁 玲

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原名蒋伟或蒋玮。丁玲是她用得最多的笔名。青少年时代,先后求读于常德、长沙、北京、上海各地。一九二七年继小说处女作《梦珂》(载《小说月报》十八卷十二号)发表之后,《莎菲女士的日记》(载《小说月报》十九卷二号)问世,从此创作联翩,驰誉文坛。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六年出狱后赴陕北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一九四二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九四六年参加了怀来、涿鹿等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九四八年九月东北光华书店版)。全国解放初期,先后担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一九五五年因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遭到批判。一九五八年下放到北大荒(在黑龙江省)“劳动”十二年之久。“文革”十年期间,继续遭受迫害。一九七〇年在北京西山一所秘密监狱囚禁了五年。一九七五年出狱后又到山西长治“劳动”四年。一九七九年得到平反昭雪,从山西长治回到北京,又开始以顽强的意志和热烈的感情创作小说、散文。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学》主编等职。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不幸病逝。

丁玲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二代作家,同张天翼、沙汀等一样,都是“五四”革命浪潮的产儿。她的创作道路漫长,大体可分为四

个阶段。二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描写富有叛逆精神、追求个性解放却又苦闷迷惘的妇女形象。梦珂由纯洁天真到倔强地对抗，最后陷入痛苦的深渊。莎菲则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茅盾）。莎菲和梦珂的苦闷，正是作家自己思想朦胧、彷徨的反映。三十年代，自丁玲加入“左联”以后，思想和创作有了明显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写的中篇《韦护》（《小说月报》二十一卷一至五号连载）等，虽然仍有莎菲的某些影子，但主人公已卷入社会革命的大潮，并没有完全沉溺于个人性爱的苦酒中。标志丁玲创作新的里程的作品是一九三一年发表的中篇《水》（《北斗》创刊号至第三号连载）。作品以一九三一年震撼全国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在较为广阔的画幅上描写了一群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的历史命运。他们恐惧、饥饿、死亡、逃难，直至汇成了不可阻挡的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洪水似的队伍。茅盾当时评论说，这篇作品的发表，对丁玲的创作或当时的文坛，“都表示了过去‘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沿着《水》开辟的道路，丁玲又创作了短篇《法网》、《奔》等，以及长篇《母亲》（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三日《大陆新闻》连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四十年代，丁玲奔赴延安，以速写、随笔、报告文学、杂文、小说等多种艺术形式描写新的斗争和新的人物。作品多以工农群众和革命战士为主要描写对象，歌颂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日的英雄业绩，展示根据地真实、动人的斗争生活和人物的新的精神世界。这一阶段有影响的作品有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但标志着丁玲创作进入又一个新的里程的，是一九四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长篇以土地改革初期华北地区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现了农村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画面，描写了农村各个阶级对“土改”革命风暴的不同立场和精神状态，揭示了农民群众走党所指引的道路的必然性。就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人物

的典型意义、情节结构的纷繁严谨、描写的深刻细腻等方面，长篇都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一九五一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解放初，丁玲因繁忙的领导、编辑工作，自己创作不多。不久受到诬陷、打击，搁笔二十余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丁玲除整理和重写了《在严寒的日子里》(长篇)之外，还创作了散文《牛棚小品》(三章)等，或再现革命历史的斗争生活，或揭露“四人帮”的罪行，作品虽没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却显示了一个老“左翼”作家劫后余生的革命热情和社会责任。

本书共选入四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莎菲的典型形象。作品以莎菲与凌吉士的爱情为主线，与苇弟的关系为副线，交错展开情节。莎菲的思想和性格就在主人公内心重重矛盾漩涡中逐渐明朗起来。莎菲形象最突出、最成功之处，就是她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莎菲是“五四”思潮的产儿，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的民主主义要求，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但她总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她鄙视西洋阔少凌吉士的肮脏的灵魂，却又往往堕入情网；她与苇弟的格格不入与凌吉士的决裂是人生观的分歧所致，但又不知道摆脱以后向何处去；她厌恶周围灰色、沉寂的环境，却又缺乏挣脱这种无形的束缚的勇气和行动。莎菲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五四”以后小资产阶级由对科学与民主的热烈追求到渐趋分化的时代剧变的产物；而莎菲形象的进步意义在于，她不甘沉沦、绝望，无力却又执着地与封建主义做着抗争，彷徨却又执着地在寻找新的出路，内心深处又隐隐地却是强烈地燃烧着“五四”精神播下的火种。在艺术上，本篇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维妙维肖地展现人物心灵曲折变化的轨迹，注重通过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个性，文笔流畅、细腻而又含情。

中篇《水》“不仅是反映了洪水的灾难的主要作品，也是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果”(阿英)。小说的成就是多方

面的。作者不仅精心描绘了农民与水灾搏斗的悲惨画面和惊心动魄的场景，而且将农民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与同官府的斗争结合起来，深刻地写出了农民群众逐渐觉醒、进而反抗的必然性，热情歌颂了似洪水奔腾不可阻挡的农民运动。这是对二、三十年代我国农民生活命运和历史道路的深刻概括。作品仿佛是一座大型壁画，在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生动的群体形象，虽然还缺乏精雕细刻，但那几笔有力的勾勒、粗犷奔放的笔墨，使人物群象如在眼前，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的新发展。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都取材于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但故事内容、构思角度等都不同。前者描写一个小红军生动感人的形象，赞美他的英雄气概，富有民间传奇故事的色彩。后者通过妇女贞贞的命运，控诉了敌人的罪行，鞭挞了小市民愚昧的封建意识，热烈歌颂了主人公为革命事业甘愿作出牺牲的献身精神。作品故事真实，情节自然，写贞贞性格外表的开朗、洒脱和内心的隐痛、坚强方面，尤见功力。

(唐金海)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报来了，便看报，顺着次序看那大号字标题的国内新闻，然后又看国外要闻，本埠琐闻……把教育界，党化教育，经济界，九六公债盘价……全看完，还要再去温习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

招男女编级新生的广告，那些为分家产起诉的启事，连那什么六〇六，百灵机，美容药水，开明戏，真光电影……都熟习了过后才懒懒的丢开报纸。自然，有时是会发现点新的广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绸缎铺五年六年纪念的减价，恕让不周的讣闻之类。

报看完，想不出能找点什么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炉旁生气。气的事，也是天天气惯了的。天天一听到从窗外走廊上传来的那些住客们喊伙计的声音，便头痛，那声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哑，又单调：“伙计，开壶！”或是“脸水，伙计！”这是谁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种难听的声音。还有，那楼下电话也是不断的有人在那电机旁大声的说话。没有一些声息时，又会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白的墙。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白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同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脸台上的镜子——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脸拖到一尺多长的镜子，不过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头，那你的脸又会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也许这只有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得我太远了。

吃过午饭，苇弟便来了，我一听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声已从走廊的那端传来时，我的心似乎便从一种窒息中透出一口气来的感到舒适。但我却不会表示，所以当苇弟进来时，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为我又在烦恼，握紧我一双手，“姊姊，姊姊”，那样不断的叫着。我，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么呢，我知道！在那两颗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动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睑下面，不愿给人知道的是些什么东西！这是有多么久了，你，苇弟，你在爱我！但他捉住过我吗？自然，我是不能负一点责，一个女人是应当这样。其实，我算够忠厚了；我不相信会有第二个女人这样不捉弄他

的，并且我还在确确实实的可怜他，竟有时忍不住想去指点他：“苇弟，你不可以换个方法吗？这样是只能反使我不高兴的……”对的，假使苇弟能够再聪明一点，我是可以比较喜欢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

苇弟看见我笑了，便很满足。跳过床头去脱大氅，还脱下他那顶大皮帽来。假使他这时再掉过头来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从我的眼睛里得些不快活去。为什么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呢？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所爱惜我的是些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说一些错到更能使我想打他们的一些安慰话。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

没有人来理我，看我，我是会想念人家，或恼恨人家，但有人来后，我不觉得又会给人一些难堪，这也是无法的事。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竟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因为如此，所以这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我是拿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陪苇弟坐。但苇弟若站起身来喊走时，我是又会因怕寂寞而感到怅惘，而恨起他来。这个，苇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去。不过我却不骗人，并不骗自己，我清白，苇弟不走，不特于他没有益处，反只能让我更觉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请毓芳同云霖看电影。毓芳却邀了剑如来。我气得只

想哭，但我却纵声的笑了。剑如，她是够多么可以损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为她的容貌，举止，无一不象我幼时所最投洽的一个朋友，所以我竟不觉的时常在追随她，她又特意给了我许多敢于亲近她的勇气，但后来，我却遭受了一种不可忍耐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我都会痛恨我那过去的，已不可追悔的无赖行为：在一个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给了她八封长信，而未曾给人理睬过。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股劲，明知我已不愿再别起从前的事，却故意要邀着她来，象有心要挑逗我的愤恨一样，我真气了。

我的笑，毓芳和云霖是不会留意这有什么变异，但剑如，她是能感觉得；可是她会装，装糊涂，同我毫无芥蒂的说话。我预备骂她几句，不过话只到口边便想到我为自己定下的戒条。并且做得太认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们玩。

到真光时，还很早，在门口又遇着一群同乡的小姐们，我真厌恶那些惯做的笑靥，我不去理她们，并且我无缘无故的生气到那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们说到热闹中，我丢下我所请的客，悄悄回来了。

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人会原谅我的。谁也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别人说我怪僻，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时常在讨人好，讨人欢喜，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去说那太违我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

夜深时，全公寓都静静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还能伤心什么呢？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来电话。毓芳是好人，她不会扯谎，大约剑如是真

病。毓芳说，起病是为我，要我去，剑如将向我解释。毓芳错了，剑如也错了，莎菲不是欢喜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朋友们好，便好；合不来时，给别人点苦头吃，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还以为我够大量，太没报复人了。剑如既为我病，我倒快活，我不会拒绝听别人为我而病的消息。并且剑如病，还可以减少点我从前自怨自艾的烦恼。

我真不知应怎样才能分析出我自己来。有时为一朵被风吹散了的白云，会感到一种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难过，但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苇弟其实还大我四岁）把眼泪一颗一颗掉到我手背时，却象野人一样的在得意的笑了。苇弟是从东城买了许多信纸信封来我这里玩，为了他很快乐，在笑，我便故意去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却快意起来，并且说：“请珍重点你的眼泪吧，不要以为姊姊是象别的女人一样脆弱得受不起一颗眼泪……”“还要哭，请你转家去哭，我看见眼泪就讨厌……”自然，他不走，不分辩，不负气，只蜷在椅角边老老实实无声的去流那不知从哪里得来的那末多的眼泪。我，自然，得意够了，是又会惭愧起来，于是用着姊姊的态度去喊他洗脸，抚摩他的头发。他镶着泪珠又笑了。

在一个老实人面前，我是已尽自己的残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当他走后，我真又想能抓回他来，只请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过，请不要再爱这样一个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号

我不知道那些热闹的人们是怎样的过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个鸡子，鸡子还是昨天苇弟拿来的，一共是二十个，昨天煨了七个茶卤蛋，剩下的十三个，大约总够我两星期来吃它。若吃午饭时，苇弟会来，则一定有两个罐头的希望。我真希望他来。因为